

老余夫妇

□ 贾照莹

一场大雨不打招呼就淋湿了我的背。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和雨声一同响起，我接到了姐姐从医院打来的电话，从姐姐颤抖的声音中得知，母亲术后的血象出现异常，已经紧急转移到了血液科。

大部分的病房都很压抑，我认为血液科尤其甚。这里有移植后套上隔离罩、终日躺在病床上的病患，有因化疗的副作用而吐得昏天黑地的病人，也有站在病房门口叹气流泪大哭的亲友，但母亲床位对面的一对夫妇却截然不同。

刚走进病房，就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、扎着低马尾、五十岁上下的女人，正靠窗打着电话。她是母亲的病友余婶。暴雨过后，阳光像舞台顶光一样直直地穿过云层，洒在余婶身上，像是涂了满身的金粉。这时一个穿着深蓝色短袖的男人走进来，他就是老余。手里拿着一个削干净的苹果，老余笑眯眯地从我身旁经过，走到余婶的病床前，拉开抽屉把水果刀放进去，又抽出湿巾仔细地擦着女人手部的每一个缝隙。余婶还在打着电话，任由男人为她披上衣服，擦拭手掌，安心地享受专属服务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余叔和余婶。

病房里的家属们时刻把生死放在心上，但却从不说出口，他们往往憋在心里而终日闷闷不乐，因为一旦说出来或是暴露脆弱的情绪，病人的心情也随之变化。在病人因治疗受苦的那一刻，才是亲人们凌迟的开始。

余婶被确诊为M3白血病，也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，是所有白血病中病情最轻、治愈率最高的。余婶被确诊时身体还算硬朗，于是当天主治医生就为余婶制定好了方案开始化疗。余婶乐观温柔，敏感细心，当病房外的家属因为亲人的病情而嚎啕大哭时，她能敏锐地察觉病房里每个人细碎的情绪，站起来将病房门关上，拿出果篮里面的水果分给病友顺带说一句：“多吃水果才能提高免疫力！”亲人来看望她时，也强忍着化疗带来的不适感与每个人交谈拥抱，一起挤在小小的桌子上吃着午餐，吃饭时也要照顾每一位来客，好像她并不是被确诊为白血病的病人，而是在家里招待客人，愿他们宾至如归的女主人。与大部分和蔼的

女人一样，她的声音也是轻而柔的，与病友聊起天来徐徐答之，会用上“啊”“呀”“呐”这些语气词。如果余婶是三月春日里轻柔曳动的山风，那余叔一定是缄默蜿蜒的山。当余婶在床上打着

化疗水或睡觉时，余叔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陪着。余婶躺得腰酸，他便急忙起身为她在腰间垫上枕头。余婶还没开口，他已经把温水递上。女人这边喊一声，男人就“诶”一声跑了过来。他们像是风与挂在屋檐上的风铃，风铃总是随着风吹而摆动，响应着风的喜怒哀乐。

母亲出院后一个月再度入院检查，又一次被安排到了一个月前的六人间。这次我并没有在病房里见到余婶的身影。我在心里暗暗为他们开心，或许余婶已经结束化疗出院了吧，毕竟余婶那样乐观开朗，余叔那样面面俱到，病魔面对这样一对同心协力又相濡以沫的夫妇，也不舍得再施展它的魔爪吧。医院里的清洁工仿佛是一个特殊组织，他们往往最熟知每个病人的情况。父亲问起正在整理床铺的清洁工阿姨：“老余他们这几天回家了吗？上次出院前还说要和我一起下棋呢。”清洁工阿姨闻言抬头，惊讶地说道：“你不知道老余的事吗？他女人没啦！听说是感染了高烧，怎么抢救都没醒过来。真是可怜啊。”

原来余婶第一个疗程结束后，血象其实依旧不平稳，医生建议他们再留院观察几天。离开家将近一个月的余婶实在思念家人，而且自我感觉身体状况还不错，便办了出院手续。回家后余婶也闲不住，亲自给年迈的母亲洗澡。化疗以后，身体免疫力急速下降，结果当晚就高烧不退被送往了医院，再加上路上行程耽搁，留给医生的抢救时间微乎其微。当余叔再次坐在妻子身边，握起被自己擦拭了无数遍的手时，二人已天人永隔。

我实在不敢想象，余叔要怎样接受这样唐突的离别。我曾在陪护母亲的夜晚，在走廊过道听到他小声啜泣，听到他哭着对儿女说：“我宁愿得这个病的是我。”我曾看见他端来温水，为她洗手、擦手、修剪指甲。我也曾看见他把手覆在被子上，凑到余婶面前说着话。老余夫妇像是这间沉闷压抑病房里的一盏暖黄色夜灯，当你走进这间房子时，便能感受到他们的方位，当你靠近他们时，不知不觉被他们镀上柔光。他明明满怀憧憬地向向着未来，他明明一个人孤单地碾碎所有痛苦的情绪，他明明将自己的深爱全盘托出……

离别是这样得生硬突兀，让一对眷侣如同参商。在这样真挚的情感面前，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抛弃唯物主义，做一次主观唯心的信徒。对余叔而言，或许在冗长孤寂的时光尽头，依然有爱人在虔诚等待。那时余婶或许会对余叔说：“我还等着你给我擦手吃苹果嘞。”



天山脚下遇见可爱的人

□ 沈丹丹

转眼间“疆龄”已有半月余，适应了这里的工作，却还没能适应这里的“时差”，不知道何时该睡。确实，这里的节奏没有江苏快，会有一些时间跟自己对话，沉淀下来重新审视自己。还有初进工作组就出现的三连问：来疆为什么？在疆干什么？离疆留什么？我想寻找答案和方向。

清楚记得尼勒克县医院内一科的欢迎晚宴上，那些鲜活可爱的人们。

成财，刚工作的年轻小伙子，高个儿，眼神纯净，前晚夜班的疲惫还挂在脸上。他说：“沈老师，我们想要跟着您好好学冠脉介入，希望您能好好教我们、带我们，做得不对的地方请严厉批评指正，我们是真的想学习。”

张主任，把青春和激情都给了内一科的带头人，谦虚、聪明、语速有点快，看得出脾气偶尔会有点儿急。他说：“沈主任，你们来疆的医生都有舍

小家为大家的精神，都是洒脱的不计较的人，我喜欢不计较的人，佩服你们，感谢你们。”

帕特，内一科兼导管室护士，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女孩，她有着长长的睫毛、深邃的眼睛，是从小就在马上飞奔的牧民女儿。她担任导管室护士、技师、工勤等多份工作，无法想象她有多能干，多聪明，多辛苦。她说：“沈院长，感谢你不远千里来到这里，我们要向你多学习，请带着我们好好干。”

导管室护士小迪与我认识比较早，她是汉族女孩，一个“假小子”一样爽快的女孩。之前她到江苏进修，我们天天在导管室碰面。她说：“丹丹姐，你一个人在新疆，开始一定很不适应，有什么需要的随时找我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”

肖主任，内一科的副主任，话不多，声音不响，常年高负荷的工作，脸色稍黄，消瘦单

薄，却经常在我“正巧”需要车时接送我。

闪亮，内一科的骨干医生，中坚力量，今年要到江苏进修冠脉介入。他说：“沈老师，希望您以后能够多给我们上手的机会，我们希望能够快速成长，谢谢您！”

还有贾护士长、楚医生、小汪、水玲、张楠……

哈萨克族歌声响起，帕特、小迪等姑娘小伙们都纷纷走出来跳舞，气氛热烈，不善歌舞的我也忍不住跟着学起“动脖”“翻腕子”“弹指头”。

我本是个感性的人，10余年的临床工作经历磨平了情绪，似乎能随时从喜怒哀乐中抽离。但这里不一样，这里的人们热情善良、发自内心地尊重我们，感染着我们，也给了我们答案。你们若求知若渴，我们必倾囊相授。为了不让这群可爱的人们失望，我们愿尽微薄之力，留下一支支“带不走的医疗队”。



《湖畔秋色》徐芊卉摄